

文／溫哥華教會 莫立冰

與神同行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

毫無預警、毫無準備的，我就突然踏上死亡谷的冒險之旅；這旅程既浩瀚又令人膽怯，而且沒有地圖。2018年8月，我開始在肩頸處感到一種揮之不去的悶痛，那種痛雖然煩人但還可以忍受；這旅程像是從公園開始的，並不陌生。

隨著疼痛的程度逐漸增強，平緩的小路開始變陡，進入濃密的雨林；原本從樹縫間隙灑下的光亮，竟逐漸黯淡。除了所有的醫學掃描和檢測，我還看了很多次的普通科醫師。醫師認為應該是運動傷害，或是不良睡姿所造成的肌肉拉傷。漸漸地我很容易就喘不過氣來，感到疲倦，可是後續各個醫療檢查的結果，都沒有顯示出任何警訊。

幾個月後，我的脖子不僅越來越痛，而且變得僵硬，嚴重影響頭部的轉動；如此，我拖著沉重的腳步繼續此旅程，卻察覺到每天能夠推進的路程縮短了。接著疼痛在脊椎和肋骨等不同部位出現，使得這個艱苦的歷程更加困難。幸運的是，神沿途安排一些朋友出現，會在我有需要時提供休息站；祂逐漸為我卸下肩頭上的包袱，減輕我的重擔。

就像有一次，當我似乎正在陡峭、濕滑的堤岸掙扎，想要站穩腳步，神讓我遇到一個經驗豐富的嚮導，帶我到可歇息之處。一位神經肌肉專科醫師判斷，我的痛絕對不是神經肌肉損傷造成的結果，當下便寫下讓我到醫院急診科辦理立即入院的診斷書。

醫院的急診室擠滿了藥物中毒、意外創傷，和生命危急的病患。他們都需要當天即時的治療，每個都被分類為緊急，需要優先處理的病例。突然間，原本獨自在雨林中平靜步行的旅程，轉變成在喜馬拉雅山的長途跋涉，充滿其他旅行者和夏巴爾人，環境寒冷、嚴峻且險惡。其實，我對這種急診室營地並不陌生，以前也曾來過。

在等待的同時，急診室的醫師做了一連串的检查，以確定問題所在。我在病床上看著帷幕外不同背景、不同專業、不同疾病的人來來去去，沒有一人是空閒無事的；如同正在上演著不同的戲碼。八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一個醫師過來。

等到晚上十點，一些輪班醫師開始過來幫忙尚未處理的病患。我看著一位醫師匆忙進來，一邊套上他的白袍，一邊快步走向一牆的病例夾，隨手拿了一份病歷迅速審閱。他拿著病歷走向我，介紹自己將會是我的醫師，然後又迅速離開。我注意到他是一位研究醫師，而非一般住院醫師。從我開闊的視角，可以看到他翻閱著我的醫療紀錄，隨後他便安排更多的測試和掃描。從那晚起，我便開始在醫院不同檢測儀器艙內的凹洞和隧道探索。我想這並不是巧合，而是神認為是時候讓我在這個營地裡稍微待久一點，好讓這位醫師指引我走向另一條軌道。

當早晨的曙光悄悄升起，診斷結果也出來了，醫生引我到一個隱密的帷幕內單獨討論。我們一起坐下，醫生沮喪地告訴我，我得到第四期癌症，這也是為什麼我身上不同部位的骨頭都在痛的原因。因為癌症已經到了末期，基本上無藥可治。他宣告我只剩幾個月的時間，此時最好的醫療策略也只能試著延長生命。

這消息就像是碰到在高海拔的營地經常會發生的雪崩，滾滾的白雪，如兇猛衝撞的海嘯，末日般的雪層逼著山上的人尋找藏身之處。面對這種令人寒心的診斷和預測，我想對大部分病人和他們的親人而言，大概都會感到絕望或恐慌，也可能充滿懷疑、無助，甚至憤怒。因為他們人生地圖上的帳棚、物資，和任何生命之旅所需的準備，都從眼前一掃而空了。雪花在我身旁飛舞著，雖然我在帳篷內，雪還是跑進我的衣服裡、手臂下、鞋子裡，到處都是；我的鼻腔內、嘴巴裡、睫毛上……。也許不到一分鐘內發生的事，但卻帶來巨大的衝擊。



見證者為左一戴球帽者

當雪勢穩定下來，我打開帳篷的入口，自己從雪堆中爬出來。陽光下，凝視著一片荒蕪、慘澹的未來，我定下心神後有點訝異，在整個事件中，我又似乎是抽離得平靜；環視著營地絕望、被毀滅的事物，致命的創傷伴隨著痛苦的哭喊及呻吟。但神所提供的庇護所依然佇立著；至少，我的病有個名字！有了診斷，就能針對問題做處理。沒有診斷，我只會在幾個月後，不知原因的死去，在遺忘之中凋亡；像是登山者在攀登喜馬拉雅山，穿越冰川裂縫時從支撐的爬梯失足。在我的禱告中，我請求神為祂將帶領我前往的這個全新旅程，幫我裝備好。面對這趟新的歷險，我的心情混合著惶恐、興奮，但清楚地理解，祂將一路上給予我重要的學習課程。

鑒於病情的嚴重性和癌細胞的侵略性，醫師交給我一疊蓋著紅色緊急印章的檢驗單，讓我在不同的醫院進行一連串的檢驗和掃描，以加速診斷。現在這趟旅程像在悲慘的雪崩之後，轉往科羅拉多高原大峽谷。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在不同轄區的機構間進行必須的檢驗和掃描，如同在峽谷高原上堅毅地前行，在峭壁和峽谷間上上下下。

雖然我每天在疼痛中拖著步伐前往指示的地點，神卻賜給我足夠的體力與意志力，讓我能夠起身去接受那些嚴苛的考驗，心無旁騖地踏著沉重的步伐向前，在神的計畫中發現美好與驚奇。死亡之旅途中，當多數人

覺得當頭的酷熱無法忍受，負擔太過沉重，我卻感受到陽光的擁抱，令人鼓舞；重擔因有神分擔而輕鬆。在這段長途跋涉中，我常感謝神讓我還能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行，頌讚的詩歌常伴隨著我，讓我在旅程中平安、樂觀。

當癌症全面展開對身體的摧殘之後，一組腫瘤專科醫師立即為我安排療程。有位資深腫瘤專科醫師為我檢查時，神利用醫師的一個問題，巧妙地彰顯出神所給予祂子民豐盛的恩典。為了估計病況和疼痛度，她問我每天吃多少止痛藥？我說，雖然骨頭痛，卻還不至於到需要吃止痛藥的程度。她聽了搖頭不信，又重複的問了幾次，以為我會改變答案。最後，她不可置信的說：「妳是鐵打啊，幾乎所有跟妳相同情況的病人，每天都會吃一堆止痛藥，妳一顆都沒吃？」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討論我的病歷，這期間，醫師一邊搖頭一邊繼續喃喃自語：「鐵打的！」而我卻是不停的低語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讚美主！」

癌症診斷確定後，一等到有化療的空位，我便馬上被排上去。到這時候，我的生命力已幾乎消耗殆盡，像顆洩了氣的氣球，沒剩下多少體力，已在虛脫的邊緣。化療第一天早晨，我在轉身時虛弱到跌下床，頭頸撞到床架，一陣劇痛貫穿全身。我從地板上爬起來，試著像往常一樣行動，但那疼痛依

然持續著。任何一點輕微的動作都會引起全身劇痛，但我將注意力放在這一次化療而非疼痛。下午結束化療後，我又累又痛，無法爬上床，只好先坐在床邊休息。

此時，我身體和骨頭的疼痛是如此劇烈而難以忍受，根本無法動彈。然而，眼前卻出現了耶路撒冷城外的異象，那是一群在各各他觀看主耶穌釘十字架的群眾。在異象中，我與主耶穌的十字架是如此地接近，我的身體似乎能感受祂的痛苦掙扎；神讓我了解當主耶穌為我們犧牲，釘在十字架上時，祂所承受的是超越我現在的痛苦。在那個時刻，我完全能體會主耶穌在橄欖山禱告時的哭喊：「父啊，祢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路二二42）。我告訴神，我會以主耶穌為榜樣，任憑祂引導；祈求神賜給我行完這趟旅程的力量，相信這是祂完美計畫的一部分。

到了第二天早上，相同的疼痛還持續著。那天我的化療排在下午，所以先去了急診室，因為太痛，他們動員了好幾位護理人員搬動我，並安排我做不同的檢驗。到了這時刻，我終於接受醫師的強烈建議，第一次吃了自從這段旅途開始以來的兩顆止痛藥。掃描顯示我的頸椎裂了，這種嚴重傷害可能造成我的餘生都會半身不遂。

一般的救治方案是立即用鈦金屬板固定在頸部，醫護人員便開始著手準備手術，但我拒絕了。於是他們只能用護頸圈來支撐我的頭，並且安排我在48小時之內去見脊椎外科醫師。雖然仍在劇痛中，我還是堅持去做下一個化療，他們便決定化療後讓我出院。化療的單位雖是位在院區內不到八百公尺的另一棟大樓，我卻未曾用步行的方式到過那裡。這廣大且繁忙的院區裡，有各式按照規律作息的人來來往往，同時也充斥著混亂，如同在非洲東部混和著各式各樣大小動物的大遷徙。

在我當時極為虛弱的情況下，走到另一棟樓就像是遠征東非，任何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我帶著護頸圈，小心翼翼地，成功的走到了預約化療的地點。神並未在這段的東非遠征中提供我一輛精悍的馬車，但祂好似把我包在一層透明的保護球中。24小時之後，當脊椎外科醫師為我檢查時，她很驚異的發現，前一天被認為必要的護頸圈，看來似乎是過度處理了。她無法置信地檢視我的反應和行動力後，決定在手術之前，應該先試試藥物和放射線治療。

幾天後，當我去見放射線腫瘤治療的醫師時，我已經拿下護頸圈了。我走進診療室坐下等待，一名住院醫師進來，一邊看我，一邊翻閱病例，他疑惑地問：「病人在哪裡？」我表示，我就是。看到我坐著，他是



筆者（前排右一）、吳靈恩傳道夫婦（前排右二、三）與溫哥華教會同靈

只要祂與我同行，
我就能面對挑戰。
如果一副破碎的身體，
是我這一生所需背負的
十字架，那就這樣吧！

那麼地驚訝，忍不住大喊：「妳能坐著？」
我回答：「對，我正坐著！」他匆匆離開，
不久，他帶了另一位醫師來見證他所看到的
景象！在會診期間，他們告訴我，一般像我
遭受這樣傷害的病患，都是用輪椅或是擔架
推進來的，可是我卻能不需要任何輔助地坐
立、走動。

在我住院期間，有兩首讚美詩一直陪伴
鼓勵著我；一首是 137 首〈主是我良友〉，
另一首是 90 首〈數算恩典〉。

這些只是神賜予我的一部分恩典。在那
之後，我已接受了好幾期的療程，雖然我不
知道神的計畫，但我知道不論我將面對的是

什麼，或許是一堂需要學習的課程，一項
必須完成的考驗，或一段讓我更好的旅程，
只要祂與我同行，我就能面對挑戰。如果一
副破碎的身體，是我這一生所需背負的十字
架，那就這樣吧！

我能確定的是，當一個人與神同行，那
未來一定有盼望。相信祂，因為祂不會給
我們無法承擔的挑戰。無論我們的體能、心
智、情緒狀態如何，只要一步一步往前邁
進；無論在我們的生命中，所面對的是什麼
挑戰，神從不曾遺棄我們，祂總會聽到、回
應我們的禱告。願一切榮耀歸於天上的真
神，哈利路亞，阿們！

